

## 湖光山色不勝悲

三個多鐘頭車程帶我們進入南投縣；天正下着微雨，有點兒涼意。但每人都提起精神，爲的是嚮往已久的日月潭愈來愈近了。

海拔七百多公尺，蒼勁的山，一疊又一疊。暮雲細雨，使較遠的山隱隱約約，幽怨無語倚在天邊。近處的山蒼綠而懷着悲傷意緒。這才是山啊！幾乎注定「嵌」在香港的我，差點被它們的氣勢「壓」死了！繞過一個山腰，淡灰帶藍的日月潭出現。那時正是黃昏，又下着雨，第一眼看見它，它就直像正在哭泣的樣子，惹得我滿心惆悵。一開始就如此不開心。真有點莫名其妙。我們住的地方面對着潭，又不太日本化，應稱得上滿意。

晚飯後，外邊還下着雨，看來會糟撻了欣賞平湖明月的機會。但終於我們還是穿起雨衣到外邊走走。沿着潭邊慢慢地踱。後來，雨竟然停了，連月亮也在微雲裏露了面，淡淡的照着彷彿哭倦而入睡的湖山。遠處傳來一陣簫聲，宛如大地也在嗚咽。我坐在破渡頭上，凝視着，沉默了！不想什麼！也再沒什麼可想的了。這樣的週遭，這樣的莫名悵意，是我從沒有過的。

的。

第二天早晨，陽光很猛，加上火雞的叫聲使我們起得特別早。（第一次聽到火雞叫聲，怪難聽的！）日月潭毫無保留地呈現，湖山像在其想！可是，時時被遊湖的汽船馬達聲擾亂。這個時光，最好小舟一泛，款乃輕搖。想是如此想，但我們也不例外，要乘着那有討厭馬達聲的汽船「擾」湖去了。船使我們和遠山的倒影接近，一切風光，都是使人傾心的。

在潭的另一岸，我們要爬上三百六十五級的「登天路」，它實在太陡，也太高了。到達頂端時，我連氣也透不過來，差點暈倒。（身體不好，真是什麼都做不來。）從那兒可以看到更遠更遠的山。最煞風景的是那個躺在潭中央的光華島，上面的樹木都經過細意修飾，活像一個低能理髮匠的傑作，獸頭獸腦令人生氣。

那山腰上有一所文武廟，裏面奉着生於天下三分時代的關羽，和栖栖皇皇想救末世的孔子。不知他倆在那兒有多少時候？對着湖山，已是無言。「這兒像不像西湖？」不知是誰在問。沒人回答！我只記起一首詩：



山木蕭蕭風更吹 兩崖波浪至今悲  
一聲望帝啼荒殿 十載愁人拜古祠  
海水有門分上下 江山無地限華夷  
停舟我亦艱難日 愧向蒼苔讀舊碑

行

一月

新亞書院·小思

未經批准